

新開河

蘇、盧、列、海、夫、作
穆、木、天、譯

時代詩叢之八

時代詩叢社編
上海書店印行

新開河

這裏就是圈套河。

我從圈套河上渡過。

我來是找工程師賽巴克，

我一清早就趕到。

我並不是作客來到他家裏，

到陌生的房子裏。

在我肩膀上的背囊裏，

我的行李並沒有多少。

開春巴京一帶，今年夏天，

我沿着那些古老的池塘走着，

我欣賞着晨光。
同賽巴克一道，今年夏天，
我要在這修築一個水電站。

我自己也知道：

在這裏，人們焦急地等着我。

只是我沒有發電報，

誰都沒有出來迎接。

沒人迎接——並不要緊！

那些陌生的小路，——

步行走一段，

再搭一段便車——

就可以讓你慢慢地，

一步一步地走到那裏。

太陽剛剛穿過濃霧，

在林梢上出現。

大概，賽巴克

還在那裏酣睡。

還很早……

我帶着我的行囊，

很突然地走上了台階。

一隻貓躺在玻璃窗戶裏面，太陽地裏，

直直地伸着，就跟在畫裏一樣。

我敲門……

一位姑娘開開了

房子的大門。

「早安！賽巴克在家麼？」

「不在。」

接着是一瞬間的沉默。

「是說，他不在家麼？……哪兒去啦……」

「你是來實習的麼？」

「是從學院畢業出來的……」

「父親跟我說過了……我們在等着你呢。」
我們在等着你呢。請您進屋裏來。」

一眨眼——確實一眨眼，

她就把我安置好在旁邊的小房間裏。

「您父親哪兒去啦？」

「從昨天，

有公事，以來對青臺恩。

出門啦。」

「可是，去很久麼？」

「得去幾天，」

等批准了他的計劃。」

我偷偷地觀察她，

看她是不是很真心地招待我。

人的親切是多麼可愛呀？

我對女主人並沒有反對，

遵命，從自己的衣服上，

抖落下來路上的塵土。

她在台階旁邊，

用水澆在我的手上，——

我也沒有拒絕。

遵命，我洗乾淨

臉上的汗水——

我也沒有反對。

那姑娘的任何命令，

我都規規矩矩地去完成。

如果必要，用河水，

我還可以重洗一遍……

有那樣的女主人，

我可真一點不會寂寞。

她現在對於京城有各種夢想：

她是剛剛在學校畢業的。

對於城市裏的各種事物，

她從很久以來就懷着夢想。

關於城市，關於學院，
她都急於想知道。

我預計在這兒要做的一切，
我也想非知道不可。

「你們在哪裏建築水電站呢？」

此刻我還不清楚……

我們出去瞧一瞧好麼？」

這個機會真好極啦！

「那麼，我們去罷？」

好麼？」

「好的。」

門來——

我們來了。

在河邊上，沿着河岸，到處，都看得見木樁子。

按照工程師的計劃，

我們就是要在這裏修建水電站。

可是，開工的困難，

和不安，

已經使我深深地感到：

我們得怎樣對付那條河，

對付那呱呱呱呱的流水？

是什麼人尋開心

給他取名叫作圍套河，

是什麼人讓他纏來繞去，

作出了圈套，

一下子向左，一下子向右？

河水繞成無數的圈套

鑽出了松樹林，

經過了長着杞柳的

山中的峽谷，

到了賽巴克的窗戶下邊，

就繞了一個大圈。

從小山上，很清楚地看得見

圈套河的一切曲折。

繞了一個圈，那個逃亡者

又逃回到這裏。

我迴望着那座小山：

可是，在山坡上究竟是什麼土壤？

挖下去一百公尺——

那也就足夠。

再遠處，就是山溝。它把我引向下邊，

在那裏到處長滿了野草。在那上邊，已經有一棵胡桃樹垂懸着，就像直直地掛在河水上。

那裏，就算是河岸，那些滿布野草的地方。

再遠處，

路徑是我們熟悉的——

那是一些浸水的草地。

由於自然的任性，

真不知道河水繞圈和曲折了多少次？

可是，難道不能夠叫它流得快點麼，

難道不能叫那些水永遠流在

一條新的河道裏麼？

那樣，讓河水循着新的道路流着——

爲着幸福，爲着勞動，爲着溫暖，

那樣，繞圈的也就不會繞圈了，

那樣，水就可以轉動渦輪，
那樣，從黎明到暗夜，
就一刻也不會安靜，

那樣，它就會賜給我們光明……

可是，此刻，從杞柳中

河水流出來，

還是照老樣子繞着圈套。

我非常焦急地，

等候着賽巴克，

我同左西亞——那就是他女兒的名字——

走遍了田野和草地，

一切——從被毀壞的磨房

一直到池塘——

我們都看過了。

走了兩公里又是兩公里，——
除了一條條的森林就是草地，
我們已經決定了，用「你」字，
以後彼此互相稱呼。

那樣，我們倆可以走得更輕捷，
更愉快——讓我說句老實話。

或許，彼此同意

我們就沿着樹林中的道路走去。

可是，一切同意，要由她最後作主，

或許，並肩走着——路程就會縮短。

或許，就去登那青翠的山坡

看那棵大松樹？

小路從樹林子出來，

沿着山崗爬上去。

可能我們不在那棵周整的松樹下經過，
而是在融洽的感情的掩蓋下罷？

我們準備一直踽踽到天黑，

狹窄的小路蜿蜒着，

一棵一棵的松樹，

都被遺留在旁邊。

我們就那樣地很輕捷地亂走了一氣，

在田野裏，沿着那些樹樁子。

我們的那些毛毛道

是緊貼着圈套河的那些河溝。

我非常歡喜那些蜿蜒的小路。

濕漉漉的，乾巴巴的，又是濕漉漉的。

我們走着，參加着小隊，而長線隊的回聲

穀穗和野草的檢閱式。

是有多少個友好的團隊，

是有多少個中隊被我們一路閱過？

我們到處踽踽着，

可是，馬上又是那條河，那條溝，
很清楚地橫在我們前面。

我覺得像是，不管怎麼、

在松樹林中走來走去，

領我們走的並不是小路，而是蜿蜒的河道，
而且，總是一條條新的。

沿着那樣的小路，

速度比流水還要快地，

我們走着，一邊談着話……

沿着樹樑子疾走着，

就跟講着很愉快的話語的河水一樣，

我們的青春，

真是幸福。

沿着那些新的樹枝子，

越走越快，越走越快，

我們在松林中，在橡樹林中，疾走着，
在我們前面，

有一切的事業，一切的道路，
都是非常的，
而且是新的。

三

在台階旁邊，河水，

穿過了杞柳和松林，
依然很面熟地繞來繞去。

賽巴克坐着汽車，
開到了台階子跟前。

同他並排坐着的，——
是區委書記。

工程師賽巴克，工程師。

工他有二十年的工齡，
他建築了水磨房，
還建築了水上的橋樑。

戰爭爆發了。

對於那個工程師，

對於他那一切和平的工作，

那是黑暗的日子，黑暗的年頭。

難道說他親眼看見

不會傷心，

當着德國鬼子經過那道橋，

開進了村子裏？

賽巴克心里該是怎麼樣，

當他知道了

敵人們

用他的水磨